

发现中庸



文化经典的全新解读

杨润根◎著

《发现大学》与《发现中庸》二书是杨润根先生继《发现老子》与《发现论语》二书之后推出的最新力作。他认为《大学》与《中庸》二书是系统地展示孔子的伟大思想的巨著。他从二书中发现了至今尚未被人发现的深刻内涵，通过《发现大学》与《发现中庸》二书向我们展示了孔子思想的崇高与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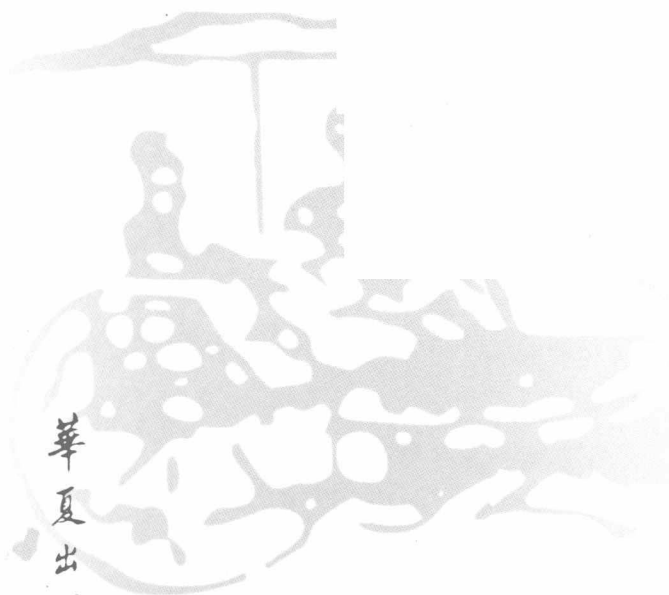
华夏出版社

发现中庸



杨润根◎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中庸/杨润根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9

ISBN 978-7-5080-4816-1

I. 发… II. 杨… III. ①儒家 ②中庸—研究 IV. B2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6631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装订

700×1000 1/16 开本 14.5 印张 159 千字 插页1

2008年9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是依据表音的文字学的预设、假借虚词的语言学的预设和考据的文本学的预设来理解中国古代经典,还是依据中国古代经典本身来理解它们,或者说,是把中国古代经典作为由病态的文字和语言构成的病态文本来理解,还是把中国古代经典作为由正常的文字和语言构成的正常文本来理解,这就是我的经典解释方法与汉代以来流行至今的经典解释方法之间的根本区别。

与此同时,是把汉代以来的经学家们和 20 世纪以来的国学家们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解释作为自己理解它们的依据,还是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经典之中的文字、语言及其词法、语法和逻辑并进而把它们作为自己理解它们的依据,这也构成了我的经典解释与当今流行的经典解释之间的根本区别。

就经典解释的方法而言,我认为,一种正确可靠的经典解释必然是建立在不证自明的直接经验和观察的基础之上的,而不可能是建立某种先入为主的理论观点或理论预设的基础之上的。与此同时,我认为,一种正确可靠的经典解释必然是建立在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经典之中的文字、语言及其词法、语法和逻辑的基础之上,而不可能是建立在大量收集汉代以来的一切经典

解释并从而人云亦云的基础之上的。

就经典解释的结果而言,我认为,一种正确的可以接受的经典解释必须符合语言常识并进而具有语言价值、思维常识并进而具有思维价值和最大的逻辑统一性并进而具有理论价值,而一切没有语言常识、思维常识和矛盾百出的经典解释都不可能是正确的,也不可能是可以接受的。

依据我的经验,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反思汉代以来流行至今的全部经典解释理论、方法和结果,我们在中国古代经典的解释方面就永远不可能真正摆脱没有语言常识、思维常识和矛盾百出的状态。因为我认为,表音的文字学预设(它在经典解释上表现为以字求音,以音求意)在把整个庞大的中国文字符号体系转变成400多个读音的同时把经典中的每一个中国文字变成了没有自身表意上的独立性和确定性的文字垃圾,假借虚词的语言学预设把经典中的中国语言变成了假借字和虚词充斥的语言垃圾,而考据的文本学预设却把中国古代经典变成了没有为人们正确理解它们提供内在的充分依据的文本垃圾。因此,可悲的是我们很少有人清楚地意识到,隐藏在汉代以来流行至今的表音的文字学预设、假借虚词的语言学预设、考据的文本学预设背后的意义是对于中国文字、语言、经典的直接颠覆和妖魔化,而一个崇高伟大的中国文化就是被这些先入为主的主观预设完全埋葬了的。

我的研究表明,只要完全放弃这套先入为主的理论预设,只要回到经验的基点上,即回到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直接观察的基点上,并从而把中国古代经典当作由正常的文字和语言构成的正常文本来理解,我们就能够从中国古代的经典中立即发现一个崇高伟大的文化。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我的《发现大

学》和《发现中庸》可以作为继《发现老子》和《发现论语》之后的新的例证。

通过《发现大学》和《发现中庸》，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对于科学理论(或认识理论)的伟大贡献：他认为，系统性的理性认识首先是建立在普通民众的不证自明的经验、观察和常识的基础之上的，其次是建立在以一知十、以一知百、以一知千的逻辑理性的基础之上的，最后是建立在将宇宙万物置于一个统一的框架之内来思考的方法的基础之上。

不难理解，仅仅从“正”这一文字本身，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古人对于认识上的正确和行为上的正义的深刻理解：正确的认识(“正”)就是达到了(“止”)最高的逻辑统一性(“一”)的认识，正义的行为(“正”)就是达到了(“止”)最大的逻辑统一性(“一”)的行为。

不难理解，逻辑统一性是一种最高的认知状态，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最高的客观标准，正因为如此，人类认识上或科学上的真正进展往往是由于发现原有理论的矛盾的结果。

可以说，只有达到认识上的统一性，或者说，只有走出认识上的矛盾的迷宫，我们才能接近真理，在经典解释之中也是这样。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9
第 三 章.....	14
第 四 章.....	20
第 五 章.....	22
第 六 章.....	25
第 七 章.....	28
第 八 章.....	34
第 九 章.....	37
第 十 章.....	42
第十一章.....	45
第十二章.....	49
第十三章.....	57
第十四章.....	61
第十五章.....	65
第十六章.....	69
第十七章.....	77
第十八章.....	87
第十九章.....	97

2 发现中庸

第 二 十 章	101
第二十一章	104
第二十二章	114
第二十三章	119
第二十四章	124
第二十五章	126
第二十六章	128
第二十七章	131
第二十八章	133
第二十九章	137
第 三 十 章	143
第三十一章	150
第三十二章	155
第三十三章	157
第三十四章	165
第三十五章	169
第三十六章	174
第三十七章	177
第三十八章	180
第三十九章	183
第 四 十 章	185
第四十一章	187
第四十二章	190
第四十三章	191
论达到正确的认识的普遍有效的方法 ——《中庸》译文	193

第一章^①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解释】

天：在中国的古代经典中，“天”往往既指宇宙，也指上帝——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由形容词转化而来的名词，相当于西方的 the Heaven。事实上，在中国的古代经典中，天、上天、帝、上帝、神、祇，它们往往是指同一个对象——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创造者。但是自秦始皇以来，由于中国的统治者自称帝、帝王或皇帝，中国的普遍民众也就不再称自己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神为帝或上帝了，他们只称它为天、上天、老天、老天爷。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将古代经典中的许多特定语句之中的“天”翻译成“上帝”的时候，这种翻译虽然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我们的普通读者可能会感到很不习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天、上天或老天的称

① 这里使用的序号只具有自然分段的含意。

2 发现中庸

谓,而完全生疏了上帝的称谓。也正因为如此,当西方传教士刚刚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是反对将 God 翻译成上帝的,他们担心上帝的称谓会与“帝王”和“皇帝”的称谓相混淆。只有当西方的传教士们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经典中,特别是《尚书》中的上帝的称谓以及它与天、上天、神、祇的直接关系之后,他们才最终同意将 God 翻译成上帝。在当时,他们更愿意将 God 翻译成中国普通民众已经完全习惯了的天或上天,因为它们与西方普通民众心目中的 the Heaven 有着良好的对应。可以说,天、上天和上帝都是中国古代土生土长的宗教概念,它们与西方基督教中的 Heaven、the Heaven、God、the God 之间的联系是在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建立起来的。我希望中国的普通读者能够随着自己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深入理解而逐渐习惯“上帝”这一中国土生土长的称谓。

命:人们(“人”)共同一致地(“一”)叩求(“叩”)的对象——自由、幸福而长久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生命是一种美好的、温馨的、阳光明媚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对它充满热爱和感激的神圣的东西,也是一种能够激发我们对于每一个他人和宇宙万物的深深的爱的东西。

天命:宇宙赋予我们人类的宇宙的生命,上天赋予我们的天命。

性:理性(“↑”)的生长(“生”),或理性的成长,引申为人类不断成长着的理性本身,再引申为只能随着人类理性的完全成长才能被认识到的万事万物的本质属性。

谓:发自胃部(“胃”)的语言(“讠”),发自肺腑的语言,发自内心的语言,深沉而真实的语言,肯定的语言,真实的语言,引申为肯定,是。

天命之谓性:上天赐予我们人类的存在是一种不断成长着的理性的存在。

率(shuài):绳索,沿着并抓住绳索前进。这个字通常具有两方面的引申意:相对于绳索而言,它的意思就是引导和引领;相对于人而言,它的意思就是沿着和遵循。这个字的本意是人们在山林中设置的捕捉鸟或其他动物的许多绳索,只要沿着这些绳索前进,人们就有可能发现已经被捕获的动物。当然,这不是一定的,百分之百的,而只是具有相当高的几率(lǜ)的。因此,“率”也具有“几率”或“一定比例”的意思。

道:道理,道德,道义,宇宙万物的存在及其发生发展的自然法则和自然过程,宇宙万物的存在及其发生发展所普遍遵循的普遍规律,因而也是指构成宇宙万物自身存在的规定性和本质。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老子与孔子的哲学都是这种哲学的代表),道是宇宙存在的本原,也是宇宙存在的原因,而人类只有认识自己寓于其中的存在本原,才有可能懂得自己应该如何存在、如何生活。人们认识道就是认识宇宙万物的本原和本质,也就是认识自身的本原和本质。这种认识也就是道理。由于道作为宇宙的本原和本体,它以自身的必然性创造了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全部条件——整个宇宙或整个自然界,因此相对于人类而言,道本身不仅是一种绝对真的存在,而且也是一种绝对善的存在。因此善是道的绝对本质,这种善的绝对本质也就是道德。当人们以绝对善的方式去生活,这种生活也就是道德的生活,而在这种道德的生活中,人们也就成为道德的主体了。

应该说明,在中国古代经典之中,几乎每一个文字都是指对象、对象的外在特征、对象的内在性质、对象的功能、对象的活动和对象的活动结果。因此,一个“道”字往往是指道本身、道的外

4 发现中庸

在特征、道的内在性质、道的功能、道的活动和道的活动结果——它所创造的整个合于道理、道德和道义的宇宙；一个“知”字也是指知者、知的活动和知的结果——知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中国古代经典中所使用的文字不是单词，而是全词，即不是单纯的名词、动词、名动词、动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而是名词、动词、名动词、动名词、形容词和副词的统一体。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翻译中国古代语言以及由它们构成的全部古代经典。

对于宇宙之道，中国古人仅仅用“首”（开端）和“讠”（过程）这种十分抽象的方法来指称它，这说明中国古人已经认识到，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观察的对象，而是一个根据宇宙万物的存在和性质而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对象，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通过心灵观照而被人们所认识的对象。

率性之谓道：遵循自己的不断成长着的理性而生活就是一种与创造了整个合于道理、道德和道义的宇宙的宇宙之道相一致的生活。

修：作为动词，它的意思是人们（“亻”）使自己或他人不断获得多姿多彩（“彡”）的理性化和文明化（“攵”）特征的持续活动（“丨”）——这是人类不断完善自己的方式，也是人类重新创造自己的方式。因此，“修”在后来不仅获得了“完善”、“改造”（“修理”）的意思，而且获得了“建造”（“修建”、“修路”、“修房”）的意思。不过，如果我们把“修”视为“攸”和“彡”的组合形式，那么我们也可以将“修”解释为理性所致力（“攵”）人的思想和行为（“亻”）的贯彻始终的一致和统一（“丨”）及其获得的多姿多彩的文明化特征（“彡”）。我们知道，中国古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人的思想或认识的统一性是它们的正确性的根本标志，而人的行

为的统一性是它们的道德性和正义性的根本标志。在这种意义上,“修”不仅是指人的理性对于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根本改造,而且也是对于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根本重建,是人的理性对于人的完全占有,也是人对于自己的理性的完全占有。

修道之谓教:为他人开辟认识创造了整个合于道理、道德和道义的宇宙的宇宙之道的道路的活动就是教育活动。不难理解,教育的目的不是向受教育者灌输一切被我们视为真理的东西,而是为受教育者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须臾:人们梳理自己的胡须所需要的时间,我想这个时间大概不会超过十分钟。“臾”的意思是用双手整理(洗、梳、剪)弯弯曲曲的胡须或头发。

戒:这个字的本意是双手(“卩”)操戈(“戈”),这显然是一种军事警戒行为,引申为警惕,防备。

睹:眼睛(“目”)所看到的对象(“者”),转化为眼睛的活动本身——观看,观察。

恐:巩固(“巩”)自己的心灵(“心”),加强自己的心灵——这是人们面对恐惧时的正确的心理反应和理性态度。

惧:审视一切(“具”)的理性态度(“丩”)——这往往是人们担心有害事情的发生时必然产生的理性反应。“具”由“目”和“卩”(双手)构成,意为一个用双手撑着下巴、静静地瞪着双眼审视一切,并使一切尽收眼底的行为,引申为认识到的一切,观察到的一切,再引申为获得了的一切,再引申为人们所能观察到的现存的一切个别的事物。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这两句话应该被理解为——君子们戒慎乎和恐惧乎其所不睹与其所不闻。因此,它们应该翻译为,君子们对于自己的眼睛所看不到的东西和自

己的耳朵所听不见的东西既应该表现出警惕而严肃的怀疑精神,也应该表现出勇敢而认真的探索精神。

君子慎其独也:君子应该对那种把人们自己的眼睛所能直接观察到和人们自己的耳朵所能直接倾听到的东西视为整个存在之中的唯一存在的观点保持严肃认真和高度警惕的理性态度。这里的“独”是相对于“睹”(可以直接观察的存在)、“闻”(可以直接倾听的存在)、“见”(直接呈现在我们的眼睛之前的存在)、“显”(直接在我们的观察之前显现的存在)而言的。显然,这里的“君子慎其独也”与《大学》中的“君子必慎其独也”的意思是不同的。因为在《大学》中,“君子必慎其独”是相对于一种普遍性的理性认识而言的,所以在《大学》中,它的意思是“君子必须对那种特殊论而非普遍论的观点保持严肃认真和高度警惕的理性态度”。

不难理解,我们的解释是基于这样一种语言学的基本常识:任何一个词语和语句的具体含意只能在它们所处的具体语境中获得正确无误的理解。与这种语言学的基本常识相对立,考据的语言学理论则试图将每一个词语和语句从它们所处的具体语境中割裂开来,其结果只能将人们引向错误理解的歧途。

《中庸》作为对于能够达到正确的认识的普遍有效的认识方法的探讨和阐述,这一自然段所强调的是这种普遍有效的认识方法的一个极端重要的方面:不要只重视人们自己的感觉能力已经直接感觉到的事物而放弃对于存在于这些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背后的原因的深入探讨,否则我们就会被自己有限的感觉能力所蒙蔽,而我们所能达到的认识也就不是普遍的正确认识,而是片面的错误认识。

事实上,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是这样,对于各种概念、判断、

观点和理论的认识也是这样:人们不仅仅应该认识这些概念、判断、观点和理论本身,也不仅仅应该根据自己的直接观察检验它们,而且应该深入探讨它们将会导致的各种必然的逻辑推论(这就是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实质),并进而理解这些必然的逻辑推论与它们本身不是不相容的。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很有可能被它们所欺骗。

作为一个例证,可以说,表音的文字学理论、假借虚词的语言学理论和考据的文本学理论之所以能够自汉代一直流行到今天,就是因为我们不仅没有根据我们对于中国文字、语言和经典的直接观察检验它们,而且没有认真探讨它们必然导致的全部逻辑后果——对于整个中国文字、语言和经典的全面否定和彻底妖魔化。

【译文】

上天赐予我们人类的存在是一种不断成长着的理性的存在,遵循自己的不断成长着的理性而生活就是一种与创造了整个合于道理、道德和道义的宇宙的宇宙之道相一致的生活,为他人开辟认识创造了整个合于道理、道德和道义的宇宙的宇宙之道的道路的活动就是教育的活动。宇宙之道通过创造一个完全合于道理、道德和道义的宇宙而赋予了我们人类在宇宙之中的自由而幸福的存在,它是我们人类片刻不可以离开的对象,如果我们片刻地离开它,它也就不是我们所说的创造了整个合于道理、道德和道义的宇宙的宇宙之道了。对于创造了整个合于道理、道德和道义的宇宙的宇宙之道,我们的眼睛不能直接地观察到它,我们的耳朵也不能直接地倾听到它,我们只能在对于它所创造的整个合于道理、道德和道义的宇宙的合乎逻辑的推

8 发现中庸

理之中理解它和认识它。正因为如此,君子们对于自己的眼睛所看不到的东西和自己的耳朵所听不见的东西既应该表现出警惕而严肃的怀疑精神,也应该表现出勇敢而认真的探索精神。我们的眼睛根本无法发现的东西也就是隐蔽的东西,我们的眼睛根本无法看清楚的东西也就是微小的东西,所以君子们应该对那种把人们自己的眼睛所能直接观察到和人们自己的耳朵所能直接倾听到的东西视为整个存在之中的唯一存在的观点保持严肃认真和高度警惕的理性态度。

第二章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解释】

喜怒哀乐：喜悦的情感，愤怒的情感，悲伤的情感和快乐的情感，这里代指一切个人的主观情感。

中(zhòng)：击中目标，合于目的。这里相对于人类的认识活动而言，也就是指能够达到正确的认识这一认识本身的目的的认识活动。

发：发射，快速进入，强行介入，先入为主，先发制人。“发”(發)的本意是通过弹射装置(“弓”)投掷(“殳”)物体并使之达到(“登”省)某一个高处或远处。正因为如此，“发”也有快速运动或快速展开的意思，如发信，发报，发布，发邮，发货，发车。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只有当我们在认识宇宙万物的过程中努力避免一切个人的主观情感的介入，我们才可以认定我们的认识活动能够达到正确的认识这一认识本身的目的。

和：这个字的本意是稻谷(“禾”)与人类对于食物的需要